



远望博格达峰(国画) 梁世雄

## 郑州的蝗灾

蔡增俊

说起蝗虫(郑州人称蚂蚱),亲自见到过它危害庄稼的老人们,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古书中所记录的“飞蝗蔽日、如风似雨、五谷青苗、顷刻食尽”等场面实不为过。而1943年那次蝗灾竟使郑州市数万亩庄稼绝收。

在《诗经》小雅大田章里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之句。这里的“螟螣”“蟊贼”指会飞的四种小虫。在《汉书》五行中有这样的解释:“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皆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今谓之蝗皆其类也。”而《五经正义》更进一步解释为“食禾心者为螟,言其奸,冥冥难知也;食禾叶者,言其假贷无厌,故曰螣也;食其节者,言其贪狠,故曰贼也;食其根者,言其窃取万民财货,故曰蟊也……此四种虫皆曰蝗。”在中国历史上,记载蝗灾的出现有上千条之多。

郑州从春秋时期的鲁隐公八年九月到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两千五百年中共记录了蝗灾上百次。比较有名的有后汉元初二年五月、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夏,唐开元二年七月、咸通三年六月,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神宗元丰四年六月,金贞祐四年四月,元至正十九年五月,明万历十五年、四十四年夏、神宗万历三十四年秋、崇祯十三年夏(以上见《古今图书集成》第一百八十一卷),清嘉庆十八年、道光二十七年夏等等。比较详细的有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五月“郑之蒙、汜水、新郑密县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马不能行,坑填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乾而积之……食罄则人相食。”(见《元史顺帝本纪》)崇祯八至十三年(1635~1640年),“每至夏,亢旱,飞蝗蔽日,禾枯粮绝,民穷盗起。”(见《州志》)

本人亲历的一次蝗灾,发生在1943年。当时我6岁,农历七月的一天,我和几个小朋友正在地里看庄稼,忽然看到从东北方向飘来一大片黑云,似风似雨,唰唰作响。我们以为大雨将至,赶紧躲进看瓜庵中。谁知从天上落下来的全是绿头黄身的蚂蚱。有二寸多长,吃起庄稼来喳喳作响,一袋烟的工夫,我们一块好端端的谷子地便成了一片光杆,残枝满地,败叶如泥,吓得我们抱头大哭。大人们用棍子敲,用鞭子赶,怎么也打不退它们,多的时候连树枝都压断在地。它们好像有组织似的,吃完一块轰然而去。其吃尽的庄稼有数万亩之多。而这一年,因麦季有较好的收成,国民党反动政府仍然收了很多捐税,我们靠早熟的二亩多高粱勉强度过灾荒。

## 新书架

### 《求职游戏》

高帆

毕业十年,张凯一直在找工作和打游戏中折腾,不要说买房买车,就连自己的生活费都要靠女友苹果资助,三十不立的他,无法给苹果以家庭和幸福的承诺。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张凯被扫地出门,遇到了成功人士邓朝晖,几番接触后,邓朝晖明白了他的窘境,帮助他重新定位自己的优势,重新进行职场规划,在面试中注意每一个细节,最终,他成为了500强企业的一名销售精英,并得到了女友苹果的谅解。

曾以《浮沉》闻名全国的作家崔曼莉,在本书中将目光投向了城市的“蚁族”,他们毕业于普通大学,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中艰难求生,他们需要家庭、社会的帮助……

大厅里最醒目的,是尽头一面特别宽阔的墙壁,高约三米五。贴墙镶嵌着一个大方木陈列架,墙体木质黄中带着一点浅绿,纹路液雅匀称,隐有金丝浮现。整个木架子隔成大约三十个正格子,好像一面贴墙竖挂的围棋棋盘。在这个陈列架上,每一个格子里都放着一件古玩。

我直接问道:“怎么赌?”

戴鹤轩用他长长的指甲一指这木架子,微微一笑:“百步穿杨。”

“百步穿杨?”

“你们北京怎么说来着?哦,对了,射覆。”

我和药不然眉头都是一颤,没想到戴鹤轩居然挑选了这么一个出奇的方式。

在古董圈子里,射覆代表了一种赌博的手段——赌主在桌子上摆出几件古玩,少则五六件,多则二三十件,谓之“摆阵”。请射覆者远远站开,以一炷香为限,隔空挑出这些古玩中最贵或最古的一件,或者是其中一件真品或唯一的赝品。这个挑选的题目,由赌主来定。

我收回思绪,望向戴鹤轩这个陈列架。上头摆着三十件古玩,射覆里

散文

## 菊花秀

王镜冥

一朵鲜艳的菊花仙子乘伞而降,如同一束盛开的焰火照亮了十月的夜空,在热闹的锣鼓声和绚丽夺目的焰火中,菊花仙子的选美大赛开幕了。

天作帐篷地作房,菊花仙子首先唱出令人震撼的四季歌,瞧,它绽开笑颜,唱响了《春之声》,伸出长长的钩针,一下子钩住了春天的裙裾,铺开一片红黄相间,五彩斑斓的“祥云春雨”,迅速留住春天的美丽,秋天的妩媚,把花卉的生命延长了三个季节。从平原铺展过去,一直到了天的尽头,花团锦簇,潮水一样漫过山峦、丘陵、沟壑,成为波澜起伏的“春日见山”。

接着,它又唱《夏之情》,一片金光把时间拉回夏季,“麦浪”翻滚,菊花绽放成丰腴华贵的麦浪,它金钩回收,绣针飞舞,把春花秋月拉到了热烈的夏季,花瓣似龙爪一样一把抓住丰收的希望。一阵鸟鸣划破,花瓣变成了无数条金黄色的鱼儿在波浪中穿梭。“合成星火”黄、紫相间,绽放成无数巧夺天工的十字绣,夏夜里又亮如流萤,上下翻跃,把夜空打扮得星光璀璨,几成燎原之势。

掌声过后,你唱起《秋之韵》,时光还原到现在进行时,秋季,你的代表作是“泉香水长”,月光如秋水一样泻满金秋,泻下一地水银,皎洁高雅,素面朝天,淳然正气,令人不敢窥视。“霜满天”是中原的惠安女,她撮住小嘴,头戴银色草帽,犹抱琵琶半遮面,赤脚从沙地走来,它踩着秋霜,扛着秋月,一路袅娜的模特步把你带进相思的梦境。秋霜扫过,霜叶红于二月花,“汴梁晚红”一脸失色,把金秋的胭脂涂抹了一层,洒下一树大枣摇铃般的爽朗笑声。深秋,“红衣锦绣”姗姗来迟,走台步,迈花步,随着浪漫乐声上台变起了魔术,把选美大赛推向高潮。

接着,你又唱响《冬之恋》,把时光推向将来完成时。冬季来临,残菊傲霜,英姿飒爽,墨菊入画,自成一景。又一个冬春之后,春菊发芽,长出红色的花蕾憋着心劲积攒爆发力,一点点地鼓胀,一点点地撑伞,伸出粉色小拳头,鼓胀成一个个硕大的绣球猛地抛向求亲的人群,激起一轮又一轮争夺的热

浪。春节前后,选美大赛、比武招亲大会在多个花市隆重上演,“红千头”、“满天星”、“白强大”、“岸的赤星”等菊花公主接连登台献艺,不断掀起高潮,掌声不断,喝彩连天。最后上场是身着凤冠霞披的边红蕊黄的“金背大红”,它花色浓重,古色古香,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或白鹤亮相,或孔雀开屏,或名歌亮嗓,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它就是菊花皇后。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尽显皇家气派,看到它,你仿佛就进入皇宫大殿,令人仰视,屏住呼吸。

如果说“合成星火”那柔美的钩针让人不由得想起“风吹马尾千条线”的佳句,那么,“金背大红”就会令人看到“日照龙鳞万点金”的气势,它象征着长寿、健康、美丽永存,这就是菊花家族的皇家气派,它绝不次于春日里灼灼绽放、倾国倾城的牡丹仙子。

有歌必有舞,歌舞不分家。秋风似水枪喷过,皎洁如玉的“泉水长天”、“霜满天”变成一群小天鹅,跳起欢快的芭蕾舞,伴舞的有蜜蜂,伴奏的有花匠,品味的是独到的匠

心。——菊花仙子不仅给了蜜蜂带来美丽的风景,还给了它们美食,让它们贮存足够的过冬食物,使它们度过漫漫长冬,因此它们之间唇齿相依的歌舞晚会一直要跳到头重脚轻瞌睡冬眠为止。“祥云春雨”如青浸过,溅起满世界的芳香,她们跳起快乐的民族舞,花蕊如笑脸,花瓣舞成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头花绽放成浓郁的花粉。此时此刻,翻滚的“麦浪”是活力四射,热情奔放的它跳起久负盛名的斗牛舞,舞步欢快,节奏强烈,鼓点震撼,乐曲激昂,摄人心魄,被秋风扫过,只见舞影不见人。不远处,“红衣锦绣”不甘示弱,一对对跳起了探戈,节奏明快,铿锵有力,一扭头一甩膀,一弯腰一转身,变幻出迷人的舞姿,倾倒无数观众。

在另一舞台上,“白强大”忙着把自己蒸成大仙桃,“紫珠”忙着给观众抛媚眼,“霜满天”拉响小提琴,“红千头”忙着揭红盖头,最后,菊花玉帝出场,如“金龙腾云”从远处蜿蜒飞来,吹响悠扬的萨克斯,瞬间卷走了所有的掌声和笑声。

至此,选美大赛完美收官。

## 事故

### “女状元”

王道清

黄梅戏中有出《女驸马》,说的是民女冯素贞女扮男装考取状元,拯救夫婿李兆廷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宋朝。但“状元”一词流传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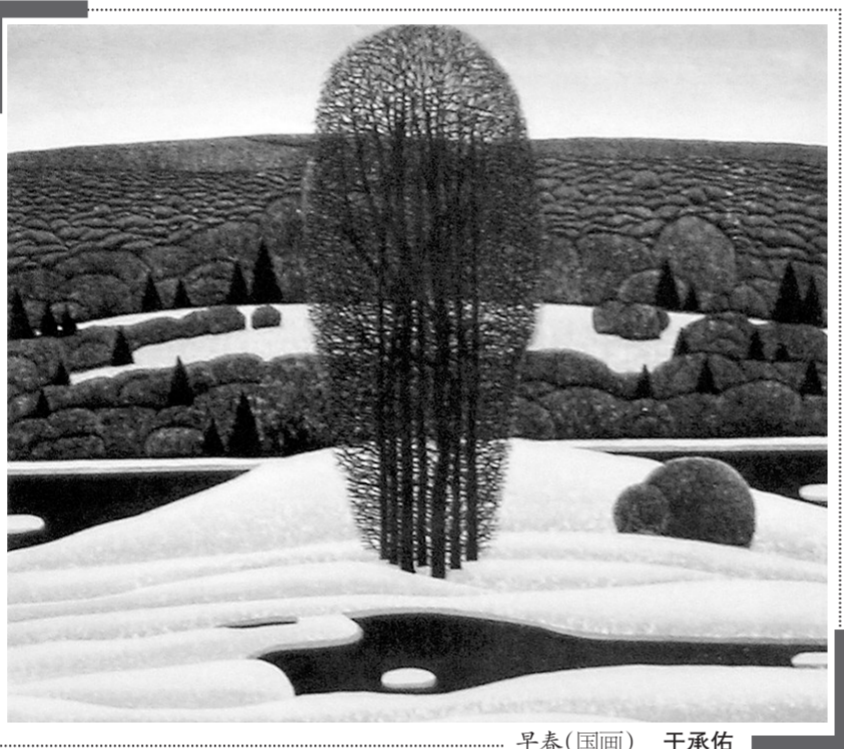
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妇女因无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不会有女状元产生。直到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破天荒选拔女中精英,才有傅善祥考中女状元一事。但远在太平天国之前,便已有“女状元”一词流传了。

早在五代十国时,蜀国邛州有一司户参军,名叫黄崇嘏,邛州刺史周庠见“他”风采

英俊,办事干练,爱其才貌出众,要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为妻。黄崇嘏在十分无奈中作了一首七律,献给周庠,末四句云:

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坚  
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  
变作男儿。

周庠览诗,大为惊讶,立即把黄崇嘏传来询问,才知道她是黄使军的女儿,幼时父母双亡,因她献诗时,自称为“乡贡进士”,所以世俗便讹传为“女状元”了。“女状元”一词,由是随流传于世,传颂至今。



早春(国画) 于承佑

## 随笔

### 落葵与胭脂豆

王太生

起初并不知道落葵就是紫角叶,像一个低调的隐者,隐缩在庭院樊篱竹篱之间。

落葵是一种古老的蔬菜,汉乐府诗集《长歌行》中,“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就有它姗姗生长的影子,其叶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咀嚼有木耳的感觉。

《十五从军行》,“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中的葵,说的就是落葵。

落葵有字面的儒雅,骨子里的民间本真。平民的叶蔬,在房前屋后的篱笆、矮墙上缠绕,让一栅栏庭院瓦舍栩栩生动。

《本草纲目》里说,“落葵三月种之,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叶似杏叶而肥软浓滑,作蔬、和肉皆宜。八九月开细紫花,累累结实,

大如五味子,熟则紫黑色。揉取汁,红如胭脂,女人饰面、点唇及染布物,谓之胡胭脂,亦曰染绛子,但久则色易变耳”。

盛夏的植物,在竹篱围墙上恣肆生长,用指尖去掐,一片片落入篮中。小时候,我不太喜欢紫角叶的清谈寡味,伏天缺菜,外婆用紫角叶做菜。比如,紫角叶豆腐汤,形似翡翠白玉。也会凉拌菜,将紫角叶洗净,入一勺盐的沸水焯烫,捞出过冷水,沥干水分,伴蒜蓉、酱油,叶色碧碧,口感肥厚。

落葵是离人近的植物。有一次,我的亲戚吴大嘴请我到他的别墅里喝酒,他站在木栅栏的一丛紫角叶前等我。吴大嘴对他小时候吃过的粗蔬念念不忘,在院子的一角种紫角叶,他的老婆端上一盘清炒紫角叶,叶色青青,筋络明晰,我看见一个夏天的阳光地图。

到底是什么,让一种古代的植物,渐渐式微?汪曾祺说,是大白菜取代了葵,“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

胭脂豆,缀于落葵嫩绿叶茎上的珠果,呈紫黑色,星星点点。

胭脂豆是不能吃的,小孩子拿在手心里玩,小手轻轻一捏,小珠果噗然而裂,紫色的汁液流了满手,就这样,一颗豆,在时光的挤压下悄然破裂。

破裂的胭脂豆,紫液四溢,可以饰美人面,点朱唇。南北朝医家陶弘景说:“其子紫色,女人以渍粉敷面为假色。”一个“假”字,借出人间天地色彩,紫气沉静。

胭脂豆,淡雅、恬静。读起来,有一股婉约宋词的味道,让人想到几个古代女子:芸娘、李清照、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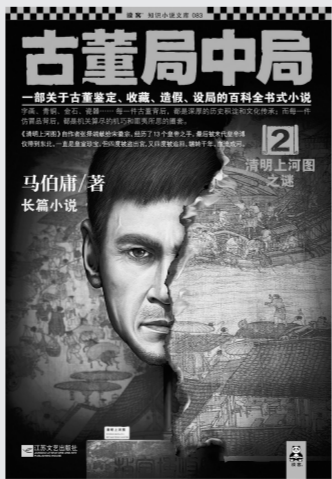
婉。胭脂与美妙的文字一起,浸濡出一种意境,描摹出中国文人心目中最中意的柔美女子形象。浑圆的胭脂豆,在一张素笺上滚动,活色生香。

胭脂豆不同于相思豆。人在相思,豆是牵挂;胭脂豆则是一种植物,贮存于果浆中的一种饱满的紫色,与素面朝天相比,是美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望那一丛碧绿的古代青蔬,落葵从历史的墙缝里,逸出一枝青绿叶蔓,低调内敛,不占地方,活得敦实,长相朴素。

台湾作家简媜,在路上遇见一丛野落葵,内心浸濡着感动,说是“在最荒废的角落,也可能照见小小的美好。”至于胭脂豆,则在时光的深处,轻盈滚动,它曾经擦拭过怎样俏丽动人的脸?胭脂豆不是花,但胭脂如花。

## 连载



我的身子晃了晃,喉咙嘶哑起来:“那一道凸痕,不是伪造不精的破绽吗?”

“我若不说是假的,你怎么会那么轻易让我拿到手?”戴鹤轩笑道,“这枚钱不是普通的大齐通宝,而是

铁范铜试铸钱。而那道凸痕也不是假痕,那叫流铜。你知道的,铸钱是个大工程,一次就是十几万枚,所以在大规模铸造之前,必须先试铸几枚示众。这一枚钱,显然是模具还不够精细,以致在浇范的时候,铜液顺空隙流出一截,留下这么一道钱疤。”

难怪这枚“大齐通宝”如此贵重,这就和错版人民币似的,印错了的东西比正品还值钱。

完了完了,烟圈救不出来了;《清明上河图》的底牌也找不到了,五脉要完了。一想到这,我的心脏就剧烈地抽搐起来,脸色急遽变化,整个人几乎站立不住。

“接下来交给我吧。”药不然拍拍我肩膀,转头对戴鹤轩道,“戴先生,射覆算我们输了。”他还是那一副嬉皮笑脸,戴鹤轩一时摸不清他的路数,眉头微皱:“你是五脉哪位?”

“玄字门,药来的孙子药不然。”药不然漫不经心地往那一站,散射出一种危险的气息。

戴鹤轩转了转眼珠,似乎是心有未甘,但他看药不然的架势,似乎不答应就要动手。他吃得住我,却吃不

住药不然的脾性——那可是一个连痕,那叫流铜。你知道的,铸钱是个大工程,一次就是十几万枚,所以在大规模铸造之前,必须先试铸几枚示众。这一枚钱,显然是模具还不够精细,以致在浇范的时候,铜液顺空隙流出一截,留下这么一道钱疤。”

难怪这枚“大齐通宝”如此贵重,这就和错版人民币似的,印错了的东西比正品还值钱。

完了完了,烟圈救不出来了;《清明上河图》的底牌也找不到了,五脉要完了。一想到这,我的心脏就剧烈地抽搐起来,脸色急遽变化,整个人几乎站立不住。

“接下来交给我吧。”药不然拍拍我肩膀,转头对戴鹤轩道,“戴先生,射覆算我们输了。”他还是那一副嬉皮笑脸,戴鹤轩一时摸不清他的路数,眉头微皱:“你是五脉哪位?”

“玄字门,药来的孙子药不然。”药不然漫不经心地往那一站,散射出一种危险的气息。

戴鹤轩转了转眼珠,似乎是心有未甘,但他看药不然的架势,似乎不答应就要动手。他吃得住我,却吃不

### 29 紫金山上的修行

车子大约行进了半个小时,忽然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山路又开了约摸十分钟,药不然终于把车停住了。我眯起眼睛,借路灯朝前望去,这里是一片起伏不定的山麓,背靠一段挺拔的山崖,左右挺起两个岩壁,它们之间是一片很小的平地。在平地中间,立着一间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营风格的长方形砖房,墙上似乎还有斑驳的标语,只是看不太清楚。从这个角度看上去,砖房四周似乎立着好多黑乎乎的影子,只是看不清是什么。

药不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等一下我们见的人很单薄,跟你我的圈子都没交集,你不必费心去套什么话,安心在这里待着干活就行。”

“干什么活?”

“他说什么你就干什么。”

这时候营房里背着手走出一人。这人四十多岁,脸上沟壑纵横,左边颧骨上还有一粒特别醒目的黑痣。他的身材矮而敦实,往那儿一站,极稳,就像是一尊石狮子。

“老徐,我把他给你带来。”药不然笑道,推了我一把。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  
信念决定事业成败

文翰书法